

流年碎影

心香一缕

指尖上的收获

□ 杨群灿

人民公社时期,社员们下地集体劳动,每人戴顶草帽是标配。由于需求广泛,催生了草帽产业的发展壮大,而制作草帽的主要原材料——草帽辫的编织任务,就由千千万万在校大学生承担下来,许多学校因此建起了草帽加工厂。我就读的李村大队“五七”学校建有3个校办工厂:一个印刷厂,一个铁钉厂,还有一个就是草帽厂。

编织草帽辫须遵循选择麦秆、浸泡、编织“三部曲”。看见架子车拉着小山般的麦子走在路上,小伙伴们就虎视眈眈了,麦子一上场,大家蜂拥而来,用镰刀或剪刀挑开麦捆,选取秆细、茎长的麦秆,先把麦穗朝下墩齐,把麦穗割(剪)掉,再从麦秆大致第一骨节下面割(剪)断,截取一尺多长。这样操作下来,积攒几大捆,才汗流浹背地怀里抱着,腋下挟着满意离去。

到家后,把每根麦秆从第一骨节处掐断,脱下叶衣,露出洁白光亮的麦秆来,抓两把放入一盆清水中浸泡,时间短了,麦秆脆性未灭容易折断,时间长了,捞出来容易变黄,所以浸泡时间要适可而止,以达到柔韧为标准。

接下来就可以编织了,一般采用“7根续秆法”,虽说技术含量不算高,可也有一定技巧,要尽量做到辫子正反两面不露茬,麦秆交结形成的“人”字形纹样均匀一致,达到平整结实、不易脱开。把编好的草帽辫风干后,仔细地缠到一根

一尺二长的直尺上,共20圈,去掉直尺,用麦秆扎几道紧实的“腰带”,是为一盘。

学校不定期收购草帽辫,学生们排队交“货”。质检师傅眯着眼睛,拿一盘草帽辫颠来倒去地审视,定出级别,登记班级姓名,从一个旧纸盒中拿出钱来当场兑现:特级2毛1,一级1毛6,二级1毛4,三级1毛2,四级1毛,五级8分,等外级直接退回。得来的钱一般归学生自己支配,家长们基本不会“小雀腿上啄肉”。再加上为了保持充足的材料来源,学生是有编织任务的,所以小伙伴们的积极性普遍很高。夏日的房檐下、树荫下,经常见到同学们围坐一圈儿,每人胳膊窝夹一簇用橡皮筋束起来的麦秆,两手捏、食、中指反复按、压、捏、挑、灵活弹跳,疾徐自如,白亮的麦秆在指尖上跳动翻飞,身下一条条白亮的带子不断伸长,也算是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街坊一位刘姓学长,长得五大三粗,手指却灵动异常,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他不仅效率高,一晌午就能轻松编织一盘,而且编出的辫子细密、匀实、挺括,品相好,质量上乘,往往能评为特级,为此得一绰号“草帽儿”,至今还有很多人一见到他就称“帽儿哥”。有些手巧的女孩子还会用麦秆编精致的笔筒,有的把麦秆劈成蔑片,编个戒指戴到手指上,为贫困的生活增添了一抹暖色。

我大约从四年级开始编草帽辫,往往评为五级的居多,还有一些等外品,主要原因是辫子宽窄、厚薄不匀,麦秆翻折时压捏得也不紧实,留下许多“蛇蚤窝”,颜色还发黄。师傅打眼一瞄,看上去很平整,是用小擀杖擀过的;颜色也白亮,是用硫磺熏过的;尺寸看似很足,变了形的“人”字已经告诉人家是拽长的。

后来有所进步,评个三级、二级就感觉不错了。我用卖辫子的钱购置的第一个物件是一个3毛钱的二层文具盒——之前用了两年的单层文具盒早就少皮没毛了;《高玉宝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风扫残云》等书籍,还有一摞小人书,也是自己买的;花5块钱、拥有的第一把黄油雨伞,是在大人的贴补下买的。母亲把留在家里的辫子手工织了几顶草帽,虽然不大好看,但实用性并无二致;还有一部分搭了葫芦、丝瓜架子,算是物尽其用了。

想想过去,看看当下,真的很感慨。都说“50后”“60后”具有节俭的美德,我觉得不是我们刻意去节俭,而是自力更生的岁月沉淀在我们心间,这种节俭是从骨子里熬出来的。我们也有大方的时候,比如我后来买草帽,从不跟人讲价,因为我对编织草帽辫的艰辛深有体会,我希望那个从未谋面的、编织草帽辫的孩子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得到想要的东西,并通过劳动养成节俭的习惯。

家风家训

家风如河绵延流

□ 赵学庆

儿时,曾祖母用杨树叶教我折小鸟,折飞机,还教我折过纸船。9岁那年的端午节,81岁的小脚老太太携着用油光纸新折的四只“彩船”,带我来到五里外的伊河船坞,乘船横渡到对岸安全的地点。曾祖母把彩船码正、放稳,一脸的凝重。我俩坐在河边,她给我讲起过去的故事:1928年,她随曾祖父过伊河赴山西参加革命;在朝鲜战场的一次拉锯战中,祖父壮烈牺牲;1959年,我家被授予“光荣烈属”……

没有父亲,爷爷从小吃苦,长大后到酒泉当了铁路工人,1961年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务农。谈起那段经历他从未遗憾:“回来了也好,顾住全家的命,还为国家分了忧。”

爷爷农活样样精通,是使唤牲口的好把式。我曾目睹爷爷犁田的场景:一手执犁,一手挥鞭,“哒哒咧咧”的口令声中,黄牛翻翻的土壤在犁铧的右侧翻腾,如波浪滚滚的海洋。爷爷执鞭把地,“唧唧呀呀”和着清脆的鞭声,如凯旋的将军……

爷爷全力支持父亲读书,拉着架子车送几十里外求学,路途泥泞不平,又偏遇爆胎……父亲考上了当时在豫西范围招生的偃高,经过磨砺和洗礼,当了光荣的驻村第一书记,带领群众们一起拉车拉犁,收割播种,一起兴修水利,壮大副业,修建陆灌渠,曾屡获嘉奖。

1982年水灾,父亲倡议乡亲们不误农时,用铁锨、铁叉抢耕抢种刚刚分到各家的责任田。忙碌的父亲惦记着那位独居伤残的邻居,我们一起合干农活,直至由亲戚照顾后,父亲仍提着东西带我去看望他。

父亲对我不溺爱。一次,大集体蒸包子,一时“馋嘴”的我央求父亲给一个,却被婉言拒绝:“集体的东西,大小多少都连着群众的利益,拿了都是犯错误。你奶奶过生日时,咱家再改善。”

我参加工作后,父亲叮嘱我好好工作。我谨记着父亲的话,跋山涉水也曾饥肠辘辘,夜间蹲守也曾冻得哆嗦,抗击非典也曾历经考验;牺牲假日防治污染、踏雪寻梅扶贫访困……2020年春节,连续20余天战“疫”,母亲打来电话:“封村了,村里管得可认真,你也要那样工作。”期间,妻子任劳任怨组织着县城小区的“免费送菜”服务,懂事的孩子在父母的影响下,自律地上好网课,学着为早出晚归的父母做好暖心的“美餐”。

淳朴友善的家风,犹如蜿蜒的伊河,滋润几代人。愿代代相传,绵延流长。

光阴故事

我家的故事

□ 周远航

我的姥爷是一名有着5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,六岁的时候失去了双亲,年少时饱受战乱奔波之苦,生活非常艰辛,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。

我小的时候,每次跟随父母去探望姥爷,姥爷总是会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他求学时期的艰苦岁月。

姥爷初中开始去外地学校,每月回家一次。每周的干粮就是一袋子杂粮窝窝头和腌芥菜,就是这样的饭,还不能保证吃饱。每到月末,干粮不足的时候,只能把很少的窝窝头泡进开水里,多喝水充饥。实在饿了就去睡觉,“睡着了就不饿了”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姥爷考上了大学,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

毕业后,姥爷进城当了一名教员。刚工作不久,就遭遇了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姥爷微薄的工资养活着一家五口。在学校里,很多学生也吃不饱,姥爷忍着饿,把自己的干粮里均出一些送给学生吃。每当回忆起这段时光,他总是说:“我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,学生真的不易,能给他们省一口就省一口。”

姥爷在老家种地。那时候种的是纺织品原料苎麻,姥爷一个人管理者5亩苎麻地。夏天去收,蚊虫肆虐,冬天去收,寒风刺骨。妈妈说:“从我们记事时,你姥爷的手就是粗糙的,他们那代人吃苦了。”

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每当家人团聚,不免出去吃饭,那时候还没有打包的概念,姥爷总会要求我们把剩下的饭菜打包带走。我觉得丢人,他淡然一笑:“现在咱家这么做,以后全社会都会这么做的。”没想到,姥爷的话应验了,这是社会的进步,真为姥爷高兴。

我的母亲也继承了勤俭节约的习惯。小的时候,家里有很多没用过的东西,我问母亲为啥有新的还用旧的,我妈总会说:“旧的还没坏嘛,新的留着你结婚用。”结果有些东西留了二十多年,还在我母亲那里,结婚的时候也没用上。母亲说:“年轻人看不上我自己用,扔了怪可惜的。”

现在姥爷姥爷都年逾八旬。姥爷笔耕不辍,多次在《洛阳日报》《洛阳晚报》上发表一些散文,挣到的稿费也全部捐出,资助贫困地区学生。姥爷每有空闲,就做小孩子穿的老虎鞋,到冬天就在小区摆个小手卖。生活早已无忧,可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依然体现在他们身上。

如今我也为人父了,虽然孩子还很小,但是我也会以身作则,让良好家风世代传下去。



伊滨乐道

刘冰 摄

师恩似海

高山仰止忆恩师

□ 邓世太

身穿白府绸衬衫,手拿旧蒲扇,跋涉走在崎岖的乡村小路上。高兴了,随口哼唱几句京剧;累了,坐在石头上扇会儿扇子;渴了,掏出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喝水。

这位慈眉善目、自带仙气的老人,不是游山逛景的行吟诗人,而是教我的第一位公办教师,正从家走往几里外的乡村中学。论辈份,我叫他二爷。

从小就听大人们说,二爷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年轻时,被称为小秀才的二爷,在表哥刘名榜任地下县委书记时,参加了抗日游击队,辗转于光山、商城、罗山等地。新中国成立后,二爷选择回村里教书。别人不理解,他说,城里条件好,是我一个人享福,把孩子教育好,是一群人享福。

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,二爷培养出的学生,有的成为专家教授,有的担任了基层领导,还有开国际航班的飞行员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读村办初中时,二爷当校长,那年他已六十岁了。没有校舍,他想办法租借民房。没有教师,把把刚刚初中毕业的学生,请回来教物理和化学。

二爷亲自教我们语文。没有课外书籍,他把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革命家诗词,作为我们的必读书。董必武的“九十初度瞬息过,吾生多难感蹉跎”,陈毅的“万里西行急,乘风御太空,不因鹏翼展,哪得鸟途通”等诗篇,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。

因为家里穷,营养不良,我的身体非常瘦弱。虽然每天只能挣3分,爹娘也让我寒暑假回生产队劳动。暑假的一天,我挑着稻捆,在狭窄的田埂上趟起,被二爷发现了。晚上他赶到我家,跟我爹娘谈,家里没人砍柴,想让我

奔向小康

真情帮扶暖人心

□ 贾华平

老魏是村里的贫困户,小马是驻村扶贫干部。在一次走访中,村干部把小马带到了老魏家。眼前是三间土瓦房,土墙上有着宽宽的裂缝,农具在墙上挂着。小马在老魏家院子里坐下,和老魏聊起来,想深入了解一些情况。也就是这次谈话,让小马感受到了肩上的那份责任。

老魏不是好吃懒做的人,只是因为父母得病先后去世,他和弟弟又都得了慢性疾病,至今没有成家。眼看着别人家日子一天比一天好,他家却一天比一天穷。

根据老魏家的具体情况,小马提出了几个脱贫方案让老魏自己选。老魏张张嘴,却欲言又止。“你只管讲!”村干部说。老魏这才说:“我想养羊,可没有钱买!”

小马从老魏家出来,和村三委干部认真分析了老魏家的具体情况,大家一致通过养羊脱贫方案,并准备把贫困户到户增收、家家乐扶贫贷款给老魏家做买羊资金。

接下来,小马为了帮老魏家买到好品种羊,跑遍了周边村养羊户。当小马陪着人开着大三轮车,把羊送到老魏家时,老魏和弟弟感动万分。

羊进了圈,小马的心也留在了那里。第二天早上,老魏还没吃早饭,小马就揣着几本书来到了老魏家,手把手

带上镰刀和书本到他家帮助干活。爹娘自然同意。第二天我到二爷家后,放下书包准备干活,他却把我关在他的书房里,让我和小姑一起写作业。中午亲自下厨,端出的菜,不是五花肉焖豆角,就是白菜炖豆腐。小姑羡慕地说,我爸待你比亲闺女还好,我在家里,一个月还吃不上他做的菜!那些饭菜,我在当时只有过年才能吃到。至今想起,让我舌齿生津,也让我眼睛湿润。

考上高中后,二爷千叮万嘱咐,一定要我学理科。我当时各门功课成绩均衡,班主任希望我学文科,理由是理科的师资较弱。我把班主任的建议告诉二爷,他非常生气地说:学会数理化,才能建设好国家。现在四化建设急需专业技术人才,你连战胜眼前这点困难的勇气都没有,将来怎么为国家做贡献?

2002年,我回家看望二爷。已经83岁的老人,耳不聋,眼不花,思维缜密,口齿清晰。他问我的工作状况,我说现在在机关工作,感到自己的直脾气,很难适应现状。

二爷说:任何事情,都要看清主流,不要为暂时的困难所吓倒。我们这一代人,经历过的风雨,比你们多的多,因为坚信前途是光明的,历史最终给了我们实事求是的评价。国家和民族的未来,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正直和善良,任何时候,都是做人必不可少的因素。

我常常想起二爷,想我的恩师,这个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一生的选择。如今,我回到久违的校园,像他一样从事教书育人工作。他若在天有灵,一定会倍加欣慰吧?

教老魏如何配饲料,怎样给羊增强抵抗力,怎样防疫消毒……一连几天,小马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老魏家观察羊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到了农忙季节。一天,小马像往常一样来到老魏家,看见老魏蹲在羊圈旁愁眉不展。问他咋回事,他吞吞吐吐地回答:“有几只羊摔了,不倒沫!”原来,这几天老魏去地里,没留神羊圈门开了,羊吃多了院子里的干玉米,又在鱼缸里喝足了水……老魏看着卧在地上的羊,唉声叹气:“这可咋办啊?这是快下羊羔的母羊啊!”

小马赶紧给邻村养殖户打电话咨询急救措施,又连忙打开手机上网查。制订好治疗方案后,他一边进羊圈抱着羊喂助消化的药,一边安慰老魏“羊没有大碍”……一个上午过去了,小马累得口干舌燥,腰也快直不起来了,身上脚上也沾满了羊毛、羊粪,一身羊膻味儿。

有了产出就有收获。老魏家的几只母羊在小马的精心呵护下,终于下出羊羔了,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小马提着的心好像装进了肚子里。此后的日子里,看着一只只圆滚滚的大肥羊,小马笑得比老魏更开心!

如今,老魏的羊越来越多,脱贫了!

桂花遍地香

□ 李培红

金桂的花儿细细碎碎地深藏于枝叶间,它是什么时候开的呢?或许是它感觉暑气渐消了,遂深吸了一口气,继而呼出了饱蓄了一年的香气。

小女两手沾满了那些精致的小颗粒,登登登,一气跑上四楼,她要把她看到的最美好的东西献给妈妈。于是我的书桌便香浓无比了。

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”这桂花也多么符合读书时的感觉呀。

在桂花的芳香中,我带着女儿来到附近的城市书房。两个学生模样的正在悄悄探讨难题;一位教师妈妈正在对即将开始的假期做着计划,她的对面坐着她安静读书的儿子;一位老者架着圆片眼镜,选了一处角落把自己投进去……

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坐在四四方方的木制水池的边缘,胖手支颐,看到会心处由不得晃动小腿;几个四五岁的小家伙爬在矮脚处的绘本世界里挑挑拣拣,一手一本,小眼睛还觑着第三本,他们不舍得退回到座位上去,饥饿的模样把管理员逗乐了,柔声劝他们回到座位上去……

正如桂花不知何时起,渐次染香了岁月,城市书房也悄悄绽放了,没有大肆渲染,真正“飞”入了寻常巷陌。

它们的布局,有楼上楼下书架四方贴墙的传统样式;有排排林立,四周设计各式座吧的;有隔成数个单间,每间各有特色的。少儿图书馆新馆更是以其个性化的设计特点,吸引了越来越多小朋友。特色座椅使孩子们或蹲或坐或卧或靠,还可以蜷曲了身子随形就势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。热心的拍客任选一个角度都可摄得佳片,镂空书架又可为照片天然赋形,颇具意趣。

我极喜这样的润物无声,这正是读书的感觉,淡淡的、慢慢的,沁入心脾而不自知。

读书的人多了,文雅的人也多了。习惯大呼小叫乱扔垃圾的人来了以后,也仿佛立时受到遏抑,嗅得出知识的幽香,闻到文明的味道。

城市书房正是那遍地开花的桂花,它小巧精致,不以大朵耀目,只有靠近它,嗅向它,方可知它的益处。而读书之趣味,正如桂花之馨香……

父爱如山

抖音里的父爱

□ 孙嘉诚

父母都很爱我发唠叨。尤其是我的父亲,几乎我做任何事,他总要扯出一堆大道理。

每次听完他善意的唠叨之后,除了嘴上说着“知道,知道”,我都会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刷抖音,那里面有超多的搞笑视频,能让我将那些唠叨忘得一干二净,从屋里走出来,我还会像平时一样和他们开心相处。

有次我打开抖音,突然发现我的所有作品都被一个粉丝点了赞。这个粉丝特别奇怪,只点赞不评论。从点赞那里面进他的个人主页,也没有任何个人作品。因实在没有办法知道他是谁,我就把这事儿放置脑后了。

除了在抖音里看一些搞笑视频,我还特别喜欢短视频里的背景音乐。有次我拿着手机把我喜欢的背景音乐放给母亲听,母亲居然一下子说出了歌曲的名字。这歌曲的名字,我也是刚刚知道,母亲怎么会知道呢?母亲告诉我:“你爸也下载了抖音,他不仅听这些歌曲,而且还跟着学呢,学完就唱给我听,我不玩抖音都快学不会了。”

听完母亲说的话,我终于知道那个只点赞不评论的人是谁了。我直接走进父亲的房间:“爸,我来教你怎么在抖音里评论吧。”父亲先是一愣,然后说:“你这孩子还真机灵,以后不能老唠叨你,要多夸夸你!”

听到父亲这样说,我的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!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小欢喜》里有这么一段台词:“有时候我们真得好好地反思反思自己,可能我们这一股脑要给孩子,永远都不是孩子想要的,跟他们想要的是错开的。你想让他保暖,他想的就好看;你想给他补充营养,他只想的是好吃;你想给他讲人生经验,想让他少走弯路,可人家呢,光想的是自由。父母跟孩子,永远是有点时差的。”

朴素的台词让我知道父母的不易,以后父亲如果再唠叨,我一定坐在他身边好好地听。因为我终于明白父母的唠叨中,藏着他们活了大半辈子的智慧,更藏着他们对孩子的爱。

丝路花雨

路遇陌生人

□ 淡然沉静

清晨,微风拨动快乐的琴弦。我骑着摩托车回家,欣赏着路两边的美景,想着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也回来了,心里美滋滋的。

突然,摩托车“扑哧、扑哧”熄火了,吓了我一跳。咋回事?这刚加满油还没到家咋就灭了呢?我心里直犯嘀咕,下车,把车挂空挡,推着不动,只听后轮发出“哗啦、哗啦”的响声。我将车支起,弯腰前瞅瞅后瞅瞅,最终还是万般无奈。

我束手无策,站在车旁,好心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,心急如焚地东张西望。这时,一个男子从路边的商店里出来,看见我并走过来问:“怎么了这是?轮胎被扎了,还是车没油了?”“啥也不是,是车突然灭火,推着不会走了,后轮还有响声。”我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,赶紧说:“让我看看。”他看着接过车摆弄起来,车还是纹丝不动。男子安慰着我:“别着急,你等等会儿,我去借把扳子,拆开看看是啥毛病。”

不一会儿,他从商店里出来,手里拿着扳子跑到车前。只见他挽起袖子熟练地把扳子卡住螺丝帽一扳,螺丝就松开了。他去掉链子,“咣当、咣当”敲敲链轮上面的油渍说:“看,链子断了,是不是没机油了?”话音未落,他拧开油箱盖,把油尺扎进去,又抽出来一看说:“没机油了,里面干干的。”

这可咋办?这条路离修车铺很远,三轮车也不好找,凭一个人的力量说啥也推不到修车铺的。我紧锁眉头盯着车在想。他似乎看出我的顾虑,对我笑笑说:“你稍等,我回家推三轮车帮你把车拉到修车铺。”

不一会儿,他推着三轮车,和两个人边说边走走过来。大家齐心协力把摩托车装到三轮车上。

望着忙碌的男子,我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,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。他说,乡里乡亲的,谁见了都会搭把手的,都有遇见难处的时候。

到了修车铺,他和维修师傅交代了摩托车的毛病,才骑上三轮车离开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,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